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

文藝名著



✧著名不朽斯爾托✧

著漢田劇幕六

角五價實 書出版再

這部六幕名劇，是劇壇權威田漢先生根據俄國托爾斯泰的小家「復活」改編的。新南劇社在首都上海兩地曾兩度上演本劇，上座之盛，空前未有。故本書初版未及數月即銷售一空；再版出書又所存無多。凡愛好戲劇藝術者，請速購買以快先睹也。

復活

達夫遊記

郁達夫作 實價伍角

新文藝家寫遊記文章的，郁達夫先生當然是第一手了。這本書是他兩年來遊徧東南名勝寫成的，凡十餘萬言。其遊記特點，除描寫風景勝蹟外，更記述各地之風土人情，考證各地之古蹟典故，處處引人入勝，不可不一讀也。

高爾基的一生和藝術

昇曙夢著 韋西因譯

★實價三角 特價八折

本書作者曙昇夢是日本最有名的俄國文學研究專家。本書為高爾基逝世後的新作。從這一篇速寫裏，已可使讀者明白高氏創作途徑，決定前途的當時社會背景，和高氏在藝術上政治上的功績了。在這意味上，把這書獻給中國文學青年們，不是沒有意義的。

為紀念一位偉大的作家而作：

✧農村三部曲✧

洪深作 實價八角

洪深先生在中國戲劇界與田漢先生號稱「二大權威」。這部「農村三部曲」是他的完全接近農民大眾一部有力的傑作，甚得全國戲劇界之贊譽。全書精印一厚冊，四百五十餘頁，名貴無匹。

望詩詩稿

✧戴望舒作 實價三角

蘇聯詩壇逸話

✧戴望舒譯 實價四角

望道文輯

✧陳望道作 實價五角

灰餘集

✧祝秀俠作 實價五角



譯文

新三卷
第二期

目錄

給羅斯福總統的信

三一

美國 J·L 斯比伐克作 茅盾譯

尼采詩鈔

三四

德國 F·尼采作 馮至譯

禱告

三五

俄國 L·托爾斯太作 孟十還譯

從德國來的快車

四〇三

德國 J·貝塞爾作 思慕譯



我對迭更司所負的債

美國 賽珍珠 作 克夫 譯

迭更司的生平及其作品

法國 A·莫洛亞 作 天虹 譯

史蒂娜做了農月底妻子

丹麥 S·山多爾弗 作 麗尼 譯

海

邊

蘇聯 N·梁士珂 作 金人 譯

普式庚紀念與文藝的氣質

蘇聯 L·吉爾波丁 作 鐵弦 譯



普式庚底受傷與死亡

四六

蘇聯 C. C. 猶勁作 勞曼譯

普式庚年譜

四六

日本改造社編 雨田譯

關於普式庚的翻譯

蔚明 五二

(一) 奧尼金 五二〇

(二) 普希金小說集 五二三

(三) 同一篇作品的四種譯文 五二五

(四) 一個誤譯的字 五二〇

後

記

五三



插

麥	老婦與小孩	田(英國V·格里勃爾木刻)	封面
拓	荒者	(波蘭巴忒洛米齊克木刻)	正文前
伐	木	(波蘭鐵羅維支木刻)	正文前
銀	鐵	(波蘭華索維支木刻)	正文前
仲	夏	(英國W·霍爾蝕鏤)	正文前
貧	困	(法國史丹蘭倫蝕鏤)	正文前
林	徑	(英國F·史洛孔勃蝕鏤)	四一五前
丹	景	(丹麥T·尼斯蝕鏤)	四四八前
沙	歲	(法國F·勃拉克蒙蝕鏤)	四八八前

黎烈文
主編

中流

進步的
活潑的
綜合的

第二卷第四期要目

農村來的好音（通訊）——茅盾
略談「對馬」的作者（論文）——王季愚

深夜的號聲（詩）——秦火

唐山人的災難（報告）——新莽

士林祕笈（雜文）——張天翼

旱年（小說）——劉松濤

太陽（詩）——艾青

讓悲哀永留在心中（散文）——陳毅

十六個（速寫）——劉白羽

性愛和文學（論文）——唐弢

旅愁（詩）——李雷

不屈服的孩子（小說）——林珏

村中（速寫）——周楞伽

「十月十五日」（雜文）——蕭軍

——本期零售一角二分外埠一角三分——
——預定國內全年二元五角郵費在內——

合訂本兩種

特價發售

本公司所出文藝雜誌二種
內容之精警，毋待贅述。惟
以印數有限，前出各期，大部
售罄，以致向隅者頗不乏人。
茲特補印齊全，彙訂成冊，以
餉讀者，並為酬答讀者雅意起
見，發售特價預定。五月十五
日截止，二十日出書。

譯文新二卷
合訂本

定價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六分

中流合訂本

定價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六分

上海雜誌無限公司總經理售

上海四馬路二四號 · 電話九四六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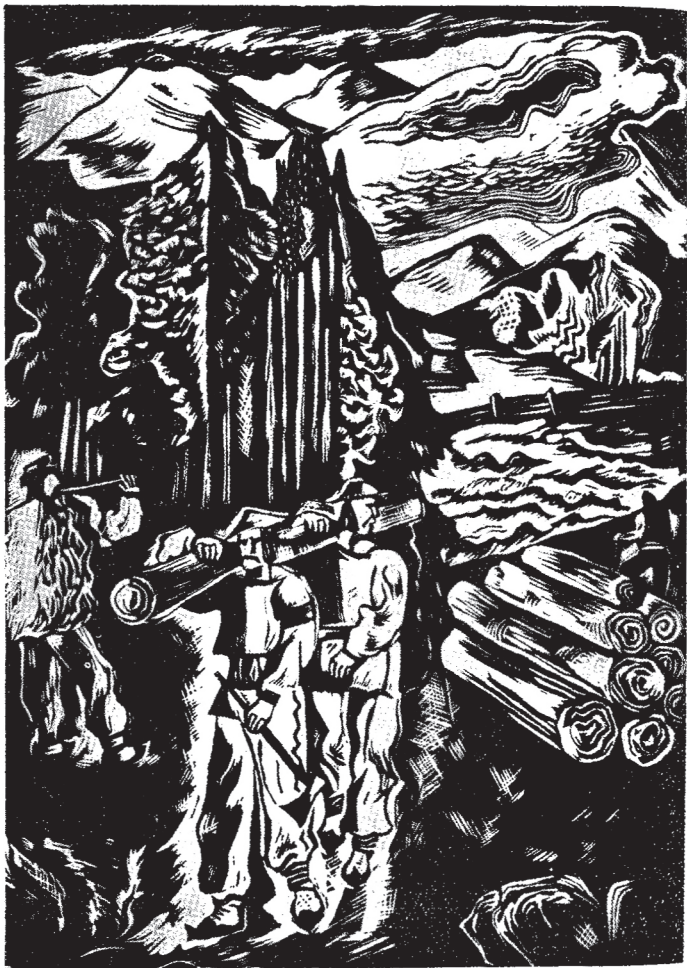
老 婦 與 小 孩

波蘭 Kulisiewicz 作



拓 荒 者

波蘭 Bartłomiejczyk 作



伐 木

波蘭 Tyrowicz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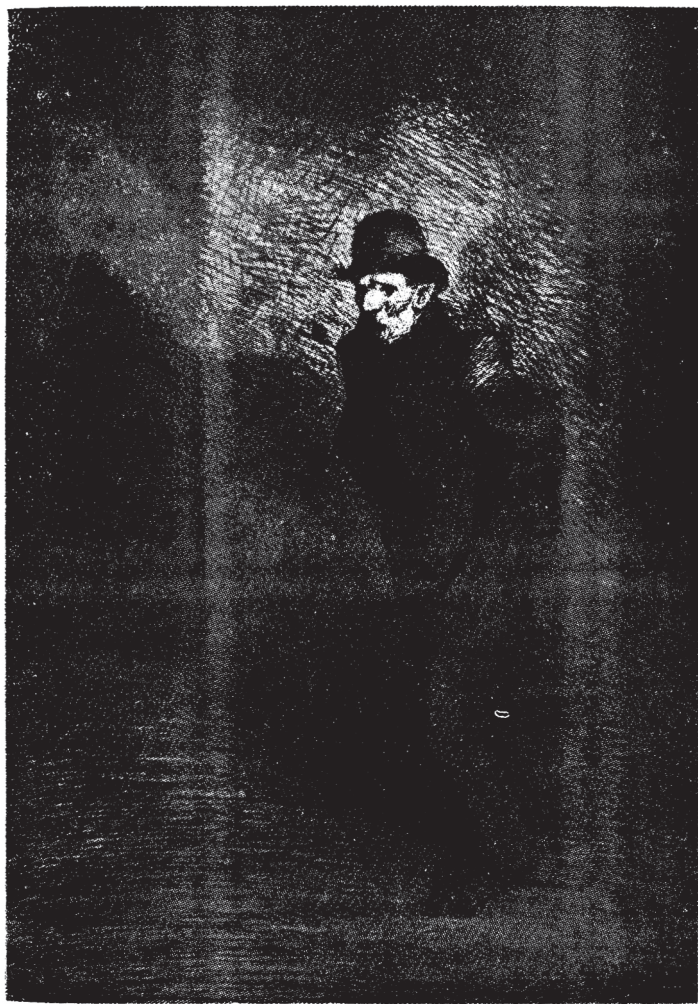
鍛 鉄

波蘭 Wasowicz 作



仲夏

英國 William Hole 蝕鏤



貧 困

法國 Steinlen 蝕鏤

給羅斯福總統的信

美國 J·L·斯比伐克 作

佛來斯諾城，加省，一九三四年。

親愛的總統先生：

我並不以為你會看到這封信，然而為的我已經允諾了一個小小的十五歲的墨西哥女孩子，我不能失信，所以還是寫給你了。這女孩子要寫信給你，因為她聽說你是在替窮苦的工人們想辦法。她不會寫，因為她竟沒有三分錢買一枚郵票，而且因為她從沒進過學校學習怎樣寫。她的最早的回憶是裝在一輛老舊的隆隆地而且呻吟的福特卡裏，從蔬菜園場漂泊到菓子園場，又從菓子園場漂泊到蔬菜園場，而——如果你的父親等你一到七歲的年紀就需要你在地裏工作，那你是無從進學校的。

我不能把她的姓名給你，因為當我告訴她，我打算代她寫信給你，她就着慌了，再三央求我不要

提到她的姓名。她怕的是，也許你會寫個字給那位大老板，那麼她一家人在園場裏工作了一整天掙這麼三角五分的私權說不定會被剝去。她說，不提姓名算了罷，因此，我打算告訴你怎樣可以找到她。只要取了從加省的佛萊斯諾城到門度塔的大路，——那是大概有三十英里，在門度塔轉向西，約莫四英里。你不會錯過，因為你將看見一塊大招牌，「牛奶與蜂蜜之地。」當你過了這招牌，你將看見一片平野。天邊是一叢房屋，而當你到了那塊「霍乞克司·藍乞」——招募拾棉工人」的招牌，就得轉進一條邊路，在那有倉庫和棉花包遮棚的安全的農場之後一二百碼遠近。沿那條邊路，有一排十五間的披屋。總統先生呀，那些賣力氣的僑民們和那位小小的女孩子就住在那披屋裏。附近又有兩間披屋，這才是實在當作披屋用的。從那種臭味以及嗡嗡然成羣飛繞的蒼蠅，你就知道了。這是個典型的僑民勞動者的下宿處，只不過有的是五間披，而有的是三十間披。這要看農場規模的大小而定。

你一定能夠認出僑民勞動者的下宿處，因為每間披屋——他們這裏叫做「家」的——是用簡陋的白木板搭成，被多年的熱帶地方的太陽晒枯了的。

那小小的女孩子就住在順路過去前面第三間。你不會錯過。這一間門上有一方大紙標：「猩紅熱。」

但是請你不要把牠當一回事，因為這裏的衛生當局是不把牠當一回事的。他們乾脆地把紙標在這間的門上貼一張，又在靠近這排披屋末尾的一間門上也貼一張，就走了完事。他們並沒告訴誰一聲，傳染病應當留心，因為要是那麼辦，這下宿處就不得不隔離消毒，而農場主的整個收穫就要受損失，爲的所有的拾棉工人和他們的兒女都是在這猩紅熱屋子進進出出的。而我也不以爲這病症是很危險的，因為只有兩三個孩子給傳染了去。如果有危險，我敢保衛生當局自會警告他們。

在這有一個女嬰患着猩紅熱的披屋裏，你見有一付鐵墊架。這就是那嬰孩睡的，——就是那位因發熱而翻滾着的嬰孩，而她的媽媽則在驅趕那些蒼蠅。這是這間披屋裏唯一的床，也就是整個下宿處五隻床之一，因此，你又是不会錯過。這一家的其餘六個人就擠成一團的睡在地板上；這六個是父親，母親，兩個長大了的哥哥，一個小兄弟，以及那十五歲的女孩子。他們的睡，和下宿處大多數人都一樣睡地板。

在這地板上有六個人睡的屋子的一角，有一口圓筒形的生鏽的牛奶罐，裝着水，那是他們從門度塔弄來給那發熱的嬰孩退熱的。到門度塔，來回要八英里的路呢，而八英里的路得化一點汽油的，因此他們對於水不得不珍惜。那就是爲什麼他們看起來都是那樣饑了，並不是他們不喜歡洗得乾淨些，因為得水的代價太高了，——水要用以炊飯和解渴。得水既然那麼難，你就不能夠徒然爲

了洗身而浪費水，歸根一句話，如果你工作了一整天掙得三角五分而化了差不多同樣價格的汽油去弄水來洗身子，那麼，還有幾多錢剩給你吃飯。

今天，那位媽媽不會到地裏去做工，因為那嬰孩病得實在厲害；那些在這貼着「猩紅熱」紙標的屋子玩進又玩出的孩子們呢，又是太小，還不夠做工；但此外人人都去工作去了。我就在這當兒看見了我代她寫這封信給你的那個女孩子。

或者，更妥當些，我還是把如何我找見了她，我們談了些什麼話，據實告訴你罷，爲的那麼着你可以了解她所需要的，竟是些什麼。她說，那就深感大恩不盡了。

三角五分的工錢拾了整整一天的棉花，她受得住；沒有內外，骯髒，吃不飽，她也受得；但她担心事的，却是那披屋裏的電燈。你注意到了罷，不是沒有電燈麼？哦，要是你要用電燈，你得每星期化二角五分錢，而你一天只掙三角五分，吃飯以及化了汽油老遠去取水，至少也得化個二角五分罷，那麼一星期二角五分的電燈費確是一筆大開銷了。

並不是她，在夜裏要有個亮。她和她家裏人是摸黑摸慣了的，可是你瞧，他們發見了在黑暗中看護那重病的嬰孩竟大感其困難。而且總是天黑了時那嬰孩的啼哭似乎更多。更有一層，那小小的女孩子也在替自己發愁。她快要生小孩了，要是這件事發生在夜裏，而沒有個亮，可怎麼辦？她是快要生

小孩了，就在這住着她的父母弟兄的小小披屋裏，就在這門上貼着「猩紅熱」紙標的小小披屋裏呵。

她要請求你的，就是萬一你瞧見了那些人時，叫他們免了那二角五分的電燈費罷——特別是有人在生病或者快要分娩。你不生病的時候，沒有個亮，倒也不怎樣壞，然而有一個生病的小妹妹在你旁邊翻滾啼哭，而你自己又時時防要分娩，那正是可怕地爲難。

我解釋給這小小的女孩子聽，說不定你覺得她並不怎樣規矩罷。她是這麼一個意志薄弱的小傢伙，整天在地裏工作得那麼苦，你是知道的，當你挨着一天一天的苦工而你又過了今天不知道明天怎樣，而你的青春恰又發動要求你忘記了過去的苦惱和來日的悠遠渺茫，哦——那你大概也顧不得什麼還沒實足十五歲就懷了孕怕在道德上不大講得過去罷。

我告訴這小小的女孩子，你也有個女兒——當然現在已經長大了；而她以爲如果你的女兒在十五歲時惹了麻煩，那麼你大概不願意你那位小姐在一間小小的木板披屋裏生產孩子，黑的什麼也看不見，而且別外有個嬰孩在旁邊發熱打滾罷。我對她說，我還是不以爲你會那樣，於是，坐在這「牛奶與蜂蜜之地」的棉田裏，她哭了。

我本要告訴你，我們談了些什麼，然而這裏我却先說了她要我寫給你的話了。你知道，當我漫步